

卷
下

之
下

通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

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

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

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然牀頭捉刀人此

問王本開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謂追殺此使
乃小許長情

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麤，既嗽，大汗出，以朱承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

類王本種何其開矣

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定。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

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非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

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弘山公

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歿。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炯視

眩。日不曛，瞳子如黑，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眼爛如巖下電。

昭本作照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挾彈

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其縈之左太冲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顧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王

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

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

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顧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

理不犯群姪何至季頰

夏勇之好

揚王本生

王本無縣字

今日之行觸目
見琳琅珠玉

海人語

世談新語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嘯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

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也仕至修武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

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類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

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

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

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

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誦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誦始過江仕

類三刻作續

大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倫

誦王本誦淵王本開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四

誦字是誦

諸許雅言
切也

至新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

人守衛靈鬼志謠徵曰明帝末有謠歌側側力放馬

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

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

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

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壺不許溫嶠及三吳欲

起兵備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誅別日溫勸庾

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

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

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前道中有履聲甚厲定

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

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

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觀此語元規
魏哉可想
王意重殷

佐王本使

自王本因

類王刻作類

宗本脫
求救陶
公四字

雙王刻作雙

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度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雙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

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外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此為後來之美

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

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己見中典書曰劭美姿容持

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六

宋本無操字

上本作止

吳物類賦

注王本作昨

淵王刻作淵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時門人遽啓之曰一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先

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

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

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擊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署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

王本無省字一本無著字中宜爾

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

止端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

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睩

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湛王本浩

安王本端如王本然

與神君語映

意態略似作不成語

往劉本作住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

六父鮪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

蛟山中有遺跡一作白額處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

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

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

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者長橋有蒼蛟並乃自吳大嗽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弦王刻作絃

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

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駟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二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

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戴

裙三本扇

至無以多語諸懷相似

敵石崇亦何等語

敵石崇亦有欣色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

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姓名今會稽謝勝等十五

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升

宋本無丞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叅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佐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遠平昌人父勸中護軍昶矜嚴有志

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

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

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

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

世究斤吾卷下之上

不應送客盡
能鳴

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以土為壚四邊高似壚也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

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

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名士無不至孝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

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見萬子山簡徃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

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談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王李無開三字
無字

瓶手本類

血王本印

備作修
註同

鷹王本印

按諸葛煇字
惟通翻彪字誤

著三刻作字

昔無據獨遺
此第資後人
筆墨耳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

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之
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
致哀如是荅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

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脩三牲之
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煇子會會妻父與亮書及之亮荅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

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

上時翩翩如飛鷗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車後連徵

不入尋鹿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十二

深本鳥
却鷗字
佳

宋本亦
誤彪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著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虔宗本虔注同

同學也儁朗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

人至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牙生輟弦於鍾

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

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

心蘊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郤嘉賓喪左右白郤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

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

時俊又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

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

必以傷照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倍後

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情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德音

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王

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

流一本作不

七編王本通

二本作一

王本畫日字在箱字上

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見綏已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

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

見此密。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劉本註乃謝公部下吏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和十三年。卒。年四十五。

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

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

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

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

人命應終。有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但禁來往。聞

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卽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亦是何物語
可用言情

字本字
敬三字
不重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棖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

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

隸羊氏譜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

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取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範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

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
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
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
女臨死曰：郤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
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

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外棲神導

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

外王本教

忽忽王本恩恩

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
 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
 數斛。斝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
 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嘍然長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迺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
 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
 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東。陽精晦不
 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
 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
 論。所言皆胸懷開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
 其長嘯相和。亦近
 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

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

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為府掾廡得戕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

文字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

兄式齊名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起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卒廡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武字景則廡長兄也思

如云借看

式一本誤武

世無此語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予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遊廬江鬻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

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

山志存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人近不驚寵辱

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

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浪然無迹之貌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訐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餽緣道以

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條然而退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直已匱乏村人

符一本作符

王本無氣字

直王本值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

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

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麟之

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

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袒裼與沖言父使麟之

自持濁酒菹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

固辭居陽岐去道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姬疾將死謂人

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

王本道下有斥字就目本受一本作就

宗本無斥字

王本無湯字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

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滌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竒之。

好王本問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

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

徵不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遠字安丘。譙

遠以武勇顯有功。封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己一本作以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

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

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或。或以。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范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

差互。故不果遺。

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

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

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賢媛第十九

諫王本見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

王嬙字明君。賜之。

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

也。年十七。

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悲怒之。

會單于遣使。

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

驚悔。

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

者。父死。妻嫁昭君。

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

帝諱。故

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

悅王刻作說

久王本之

宮王本形

王王本作玉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誑若其無知誑之

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

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

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

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許皇后及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

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

中園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

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

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

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

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

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姪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

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

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

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

穎王本頤

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雷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竒醜。交禮竟允。無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

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

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

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

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

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

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

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

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繞大將軍

閤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怱怱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魏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

少事，而都與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

排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王王本正

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

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

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秦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

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

佛王刻作佛

凌本凌

世說新語

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

傳報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

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

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

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

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

笑宋本作哭

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

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

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二十五

後宋本俯

著王利作等

按後注云夫人黃門侍郎鍾王女則名王之字疑誤

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

宋本無致字

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

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

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

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冲太原

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木欲

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亦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

字淑文豐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

誅徙樂浪郭氏名玉

璜即廣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

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

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

孫王本詐

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

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

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

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

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利定律令。為

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

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

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

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

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彊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

世說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

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

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
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
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

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
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世苑新語卷下之上二十八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

刺史元康初才名大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

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逵未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比侃室如懸

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疑王本疑

京貴可致此
豈不可為也

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賣得數斛米

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晔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

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

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

世統新吾

卷下之上

二十九

王本無吳揚武將軍五字

王本註同

與陶母

王本館在有序

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昆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

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陶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寨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

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饒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相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

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

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嫉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

梳頭姿容端麗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間正辭甚

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

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徒跌求進闈禁不內女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何其傾吐

容王本親問作問

詠王本請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大號泣

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

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温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

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温得宥

謝公夫人韓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冲娶琅邪

王恬女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永不

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著之類作者

悉世情可有省

鏡王本度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倍已見

重淵墜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度二謝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

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過未封胡謝韶小字過未謝淵小字韶

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彦秀者或曰封胡

過未封謂既過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過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悅王刻小說

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晉時尼章亦能道此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

外孫也 荅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為之妹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

女名曰 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

荅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

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流自號湘州刺史
殺太宰魏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爲劉毅
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
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
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
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
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

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晉後略曰鐘律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
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
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
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
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
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韻合又若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
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
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
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
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
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
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
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
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

鐘一作鍾 玉本無之字
晉王本聲

薪豈知勞而
煙氣亦異耶

古器符于本銘遂
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

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

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
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
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前障泥前有水終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林語

著之類作著

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癡
和長輿有錢癡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癡對曰臣有左

癡傳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冢書曰葬龍
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類王刻作類

致問無理致
能來耳

鳥一本作鳥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

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鬲。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胎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齋。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骨一本作骨

診之似達焚
方又隘無益
盛德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談。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

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

妝奩

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

妝奩本妝奩作妝

格王刻作格

著王刻作著

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

頭拂碁。妙踰於帝。

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

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碁也。

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

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凌雲臺上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卷下之上

類王本續

凌王本凌註同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仲將京兆

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

桓西體書勢乃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

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威盛誕輓轡長繩引上使就題

之家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

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會善書學荀

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

儻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同音荀勗知是鍾而無

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

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

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恠性能草書能騎射善

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

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

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凌王本陵

田華王本墨年

曾一本作遂

王本好理日復作後連下句讀

匪王刻作菲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

絕於時遂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

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非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

如務光曰疆方忍誦不知其宅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

水盧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

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

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

宋本脫之字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各廡

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竝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

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竝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

德二 千石

少宋本小

魏王本須無形字

正是留諸與後人

小字誤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

章錄曰系字敬魯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嘜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

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宛王本亮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畱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畱阮咸河內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暘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穎一本作頤
天王本加

流宗作汜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

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何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

晉之閒。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

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

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婦人之言。酒病曰醒。

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

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

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墮。

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

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

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

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籍曰。

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碁。如故。對

者求止。籍不肯。畱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

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

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王本無之字
云手本言

諸王本語

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籍也。往弔之。阮方醜，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嘑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

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

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

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防也。

梧一本作

裴王本證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梧樹

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

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

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

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

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

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顏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

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

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

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擺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函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遺一本作情

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遺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畱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

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暘。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脩性簡佳。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四十四

沈宗時曰 宋本簡佳 王本作佳 今改作簡佳 於義爲長

西王本定 著刻作管

著王刻作繁

史王刻作茨

梧本作盃

復王本巖

昌王本閻

話王本語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暘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葳蕤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梧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梧拍浮酒池中便

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

酒廢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
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
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逃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
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
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

麴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書曰王導與

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
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
顛官詔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嶠有雋朗
之口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
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

莫不祇肅至庾公詐大相割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

太真賭身奴

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屢以酒失度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

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

固王本因

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固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

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臨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

旌命所加必延又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鵠鶴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巴見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續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哀尚叔也巴見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

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備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

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又王本作又

王本無不往二字回作回

王本無有異才三字在

嫌王本嫌

才王本末

迴王本回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詵詵

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

祖擲必盧雉二人齊呼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

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迴至半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

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

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

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也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

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竝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

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

膾王本膾下同

岐王本岐

在王本正

毛王本氣

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

神魁，悟烈宗器之，以為蕃作之。雍州在內，見有毳毼。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

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

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

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

荅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

退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初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

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

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

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初王本功

功宋本初字

鳥標不知何
賜當是猥語

宅王本宅
宅一作宅

持王刻作特

温常二字一作

温營二字

才一作文

起至粹赴

怖一作恠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香鳥

標晉陽秋日友字宅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

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桓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

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屬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荊州後

非治民老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席起

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

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椰榆云我只見

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

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

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

郎父曠鎮軍司馬甚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

流本作汗

流字宗
作汗

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鴿鶴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洽別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驍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

書云四海過客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所鄉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

挽王本泥

于野本作

人街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斤苦

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緇

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

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

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

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

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

著之別化著
蒼王本答
與自遠同

日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忽憶戴安
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風。丹葩曜陽林。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蒼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為諫也。

回王本回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亥別傳曰。亥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王歎曰。靈寶故

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二三

世克斤岳。卷下之上。五十三

世說新語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減神一字。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
拘皆
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胃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

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嘜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王氏譜曰。廡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廡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廡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廡反喪服。廡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廡。廡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

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

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

拔當嚴敬字
之字本飲

始用公榮語
調公榮

久王本及

醉一作醜

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
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
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
十五隨父渾在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
謂渾濬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
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
公榮也濬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
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
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
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醜

醉一作醜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

說作就
就手奉載
說作就

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
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其飲噉清言
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矚聞康名
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康乃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
事而遂

諧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
中悌東平人冀

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于安後。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

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笑。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

北人凌傲有此。然二陸自佳。不聞說劉道真者。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他作宅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

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中。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

此鵲子何足以辱。

歛衿飾容時
數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慮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

也其妻王氏已見

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因王本飲

著主刻作管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著白綸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

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

不綜知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不知何署時見
牽馬來似是
馬曹

亦似小說書
袋

止竟斤吾

卷下之上

五十七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又問：馬比死多少？

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

語之無益，故不荅。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恬許。恬，巴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宗本安字重安

久王本又

傲王本傲

故王本不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

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

悅之刻作說

甚得朕態

著之刻作著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上

五十八

生王本生

著王刻代情
備極世情只
兒輩是別本
鼠輩非

與下則兄弟
所遭不同達
故自堪

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

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情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

故為超敬情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

疆一作疆

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
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

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之。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之王本人

著王刻代情

疆一作辟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謹啟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宋劉辰翁評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

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
 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

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何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

命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梧一作杯

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溫顯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顯責秦子羽云子羽曾不如太原溫顯潁川荀寓

溫顯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

范陽張華士卿劉許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義陽鄒湛

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河南鄭詡

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嘗喫無宮商或廷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識或口如含膠飴

或頭如巾壘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

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

少而狎焉同時好眠有太原溫長仁顯潁川荀景伯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

吃王本喫註同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三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嘍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挿牙齒。眸子擲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隄摧園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佐。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龐

穎王本類

臧威一作

俗王本欲法作陵

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樓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物。係不閒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厄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諳或口如含膠。節或頭如巾。壑柞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

與王本以

即王本也

信王本舍

王本無以字

煎王本勇

世說新語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
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孫何異檻中之熊深窵
之虎石間饑蟹實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感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
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

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

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淪字太沖司空穆侯

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

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

流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視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駸駸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

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儉

鬼

按魏志祖中
子深字道冲
瀋王本倫

共王本其

穎王本作穎

廷一作廷

全字正下有
王本名坊三字在字下
王本有名坊字
王本無名坊字
王本無名坊字
王本無名坊字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美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凡丞相以腹熨彈棊

局。曰。何乃溲。吳人以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

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王公乃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顯好答曰。

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

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特王本作特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

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雙人寶母至姬墓寶父時因推

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

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劉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目者面之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王本無其字枕作枕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深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日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勇邁終古終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日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

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詐真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

劉荅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

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

忠帝以遷爲陵遊詭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

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

時平陰有蠶室獄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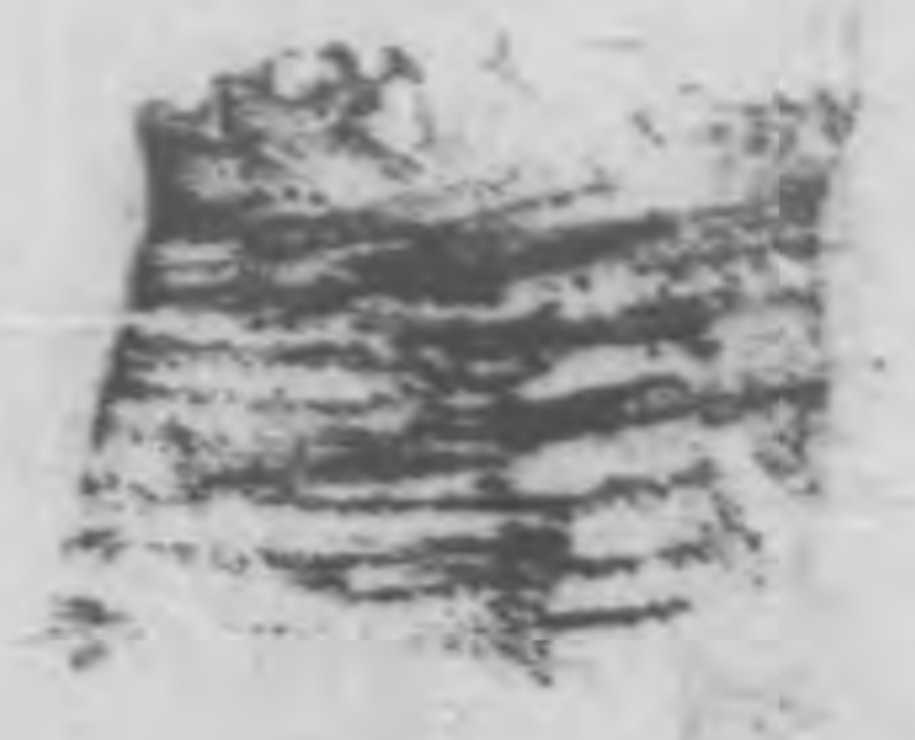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陽王本恣

虎賊新徒

怒王本恣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荅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

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荅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

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務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

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深不淺許

宋本無荅字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

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

爰王本國詩

宋本作爰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

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比諸孫於今為盛盛

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

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

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

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

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
媛隅躍清池桓問媛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媛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

何物語取笑

王本無序字

而王本公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少

同闖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昂郗曇王脩

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昂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鈞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中本誤
提行起

宗本脫
王脩二

寬王本竟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

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武時書曰史云卿同輩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

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甥王本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

混一本作棍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

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咄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郝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

王本無色字

問王本門

音王本作信

比一本作此

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郝問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郝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

倉郝融小字也郝氏譜曰融字景山情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終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

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

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

謾參軍諸葛亮誅謾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

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

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千里之駒

汎汎若水中之鳧

出辭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汎之汰之沙礫在

後

王坦之范啓已見上一說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

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

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

王本無上字一作世

可一語易在乃

世說新語
曰劉瑗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

之日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顓仕至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

郝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

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矣

矣已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敝在荆棘

中觸地挂闕

佛王本物

敝王作弊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郝未荅韓康伯曰何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

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

於刃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

厚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

謝退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

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笑

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貧賤則輕易之而况於他人哉

報一作弊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

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

無恙與趙云此公如深真如深而出於人之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

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

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詎問關中之食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

食鶩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

眾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

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朗大患之

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

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

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

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
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
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王曰卿莫近禁
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
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

一曰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賂垂成唯少一

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

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
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比庾
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參軍宜停讀書周

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既祖

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玄與殷仲文

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罅

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

初如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兩河之詞

春王本春
王本無邑字曰王本黃
出宋本

王本無註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

鹽之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脣，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人。

衛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

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深公即殷源也。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

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

下公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

昭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

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

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

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

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十九

本治之
治宋本

人之輕詆更

體貌二字
宗本作體
兒

白謂君僕向人
不謂位也

閣一作蘭
微一作從

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雷雍丘人充

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

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嘗遇蔡子尼

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雷為大郡多人

士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

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雷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如記曰丞相曹夫人

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

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

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

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

語媿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

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

十人人持食刀自由尋計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從

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

比王本北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

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

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

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

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

亭號曰金傷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
較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
狼狽

充字子尼
克書作
按晉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

仕至黃門郎虎犢虎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弟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

左光祿大夫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

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

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又有謂其長如此者為人自難

迴王本回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

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

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

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入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

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

若不祖尚浮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

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有大牛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犢。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

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

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

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

可在偏地居。輕在角奴角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

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

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

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

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網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清婉雅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

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曠邪。非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即又效袁伏之袁

世說新語

新刻作年

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

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

道要言但食老木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

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

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

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時人

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

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

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

飛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

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

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那原別

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

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

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

相按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誦許意

是與公果不
得真長所許
也

似謂玄度無
遜國事耳舉
若親謂忠孝
兩難也

紛紛王本紛紛魏志紛紛

魏志
紛紛

饑宗本
作飢

三祖上三代
傳守此笛
尾若非地
名即不祥短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

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

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嗜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

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

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

壽一作樂器虺瓦一作虺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

云箸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

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

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

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

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

得為復飲酒庾鮪裴啓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

誰記致取

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僂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

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僂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其僂繮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

流字本不

若王刻作

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痛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顓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鯨次女僧韶適殷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

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顓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

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其語子猷

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

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

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

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甚惡之詞

翼字宗本亦訛應作虞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說得甚近人意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丞

食不

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別味得好梨丞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倉卒出此又難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人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華池解渴之信有想有功

至本無三字

謂王劉作言

文字中留此鬼當夜哭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曹瞞傳曰操在

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

漢王本漢

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

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跡迹

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讟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

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

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惕之。謂姥

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

勸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

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

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

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

裁王本減

著之如何等

宋本無賣字

陽上刻作別
熟王本孰憶作意

壺王本壺

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都忘
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

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

以謝峻
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

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下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是錯所謂削亦反不

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
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温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遥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賊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二十九

宋本脫一坐字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暹女，中取

聞取劉氏，便為虛謾。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玉鏡臺

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

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恢既許江思玄婚，乃

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

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

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

而見喚，飛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二人元知舊
義之非故共
謀過江不用
此義愍度後
仍用舊義為
之請以得食
敬讓之

飢王本饑

未王本末

真者如此強
口者世諛
鄙然極極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儉道人為侶謀日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
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振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後世
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儉人來
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
曰種智
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
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
知無而能應居宗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
至極其唯無乎
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詐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
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桓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
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處
度宗本

處王本起
周王本故
著王刻作

為大人故難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

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過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

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

「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

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一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

宋本脫
車字

此怒亦何可

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

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

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

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護襄至

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洗除

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眈而椅

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

乎勅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

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甥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

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

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

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

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

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

健一作健偽王本為

遊作遊

勅本教正卷皆可觀

著王刻作

揚王本生

卷下之下

卷下之下

卷下之下

三十三

答王本客無作何

世說新語

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餽。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餽可惜。何以不顧。客曰。餽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賞其介。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

復王本妓

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輓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妓作伎

大一人

快王本快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辰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三十四

太守意甚不平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

不見頭俄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

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水王

武子因其上真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其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

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

王戎儉吝其從子嬉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

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

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

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

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

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

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

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

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餽王不

畱行一斤，此人得餽，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畱行，生大

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執

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統也。

王本無者字

亦說取笑陶米易愚

吾見嘉賓每有可喜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畱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決無斬人對
飲血當盈庭
矣

強王本疆

伎王本妓

十三本一

著王刻作著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
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
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
荆州刺史劫奪殺人
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
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
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
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
兩說不同
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
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
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

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
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
帝怪而問之荅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
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糒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

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

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

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各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

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羽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天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

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糝糝又牛

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

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

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

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

之韭萍糝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

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

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

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

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以此為快是略無惜吝意也要乃君夫

搯亦搯

糝王木糝

已作天

車宗本誤軍

王本出字工有
曰牛經三字 殺之

自王本白

王本亦上其具字

賺王本廉一本無虧虧
二字

著之刻作也者

世說新語

炙至一鬻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寧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

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輹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屬頸

寧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寧戚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疎肋難齡齡龍頭

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

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

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產累巨

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執盡一世之選築

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修廢而崇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

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

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

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

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日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一本最下有之首
二字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
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軸

佑作恬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印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

恬作佑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

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

埽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

十九歲而髮白三十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去何子貢去卿差近

史記曰端木賜

記王本紀

覆王本誌

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

至以讐牖語人

原憲以讐為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廵子太始

元年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俗以

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履王本履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

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浩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司州言

豪一作毫

于此識彥道

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

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

小吏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

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

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爲爾多矜咳。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

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

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

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帚

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

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

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

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

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狹。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

世說見吾卷下之下

咳字咳。咳二字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明王本時

上明王作士朋

視王刻作帚

不聞聞鴉何

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

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

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

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樂作恭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粲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

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

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

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數

恭作樂

雅之爲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于恭特以地望

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

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雅薦王珣於

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

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

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

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

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

隙作隙

不安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
哭也

勅王本救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
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
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
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威王乾字子
文。太祖下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

宗本脫
兒字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
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
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

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

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不拜而遂為

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

河宋本誤抄

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索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

鶴唳可復得乎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

意氣不足恃須是規模宏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

衡王本行

糾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徹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澗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且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行平

子面似羗

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

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行一作

一本無視字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荅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

滿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滿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滿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荅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識臣為陛下陳之王廼

作王平作

流王刻作不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朕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

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籬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奔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

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禮。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人坐議。吾將折其衷。入坐宋作八坐。

庚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庚每詣周。庚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庚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

日。庚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庚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

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庚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庚至。轉避之。亮復密

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

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四十七

何足道 恩曠如此復

初才自死不自稱 死不自

佑王本祐

宋本無大字

與王本以

派王本派

此等較有俯仰大勝史筆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疾王本連

何王本呵

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

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

曰既不能派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

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

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

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

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

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

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

欲外示閒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

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

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勲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

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曾講論語至富

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者不處玄意色甚惡孔安國注曰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廡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澡

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銀截一賀

頭是譏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

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真正諧云謗

桓王本盤

修作脩

富貴則仁
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如廡見漆箱盛乾棗本

宗本無一字

世說新語 卷下之下

派王本不

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司空不涕曰臣父遭遇無

道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

禮云創巨者其日元皇久痛深者其愈遲

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

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

蠶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

義焉爾雅曰蝟蝟小者蝟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

蠶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蝟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

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仔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

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

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失志此甚多

地王本不

蠶王本不

熟王本不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

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

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

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

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

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

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殷師。字師。

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

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鰲魚蝦鱧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

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

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焚雖不及作荊州。

世統新語。卷下之下。

如此。子孫之輩也。

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

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

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

紹死，熙出奔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

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誚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

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

任王本在

王本作魏甄

寵王本在

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日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別

王本作梁不明

傳曰：梁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梁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

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輟往嘔。梁不明而神傷，輟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

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梁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

亡。時年二十九。梁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

也。哭之感，慟路人。梁雖褊隘，以燕奉倩曰：婦人德不

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

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繁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繁滅於是九

顧所言有餘，然未可畏也。繁曰：其人戰再餘，願識不足。

賈公闓。充別傳曰：充父遠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闓，言後必有充闓之異。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

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

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

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政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

按傳：嗚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

懷，豈當縱其如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上一行向令之由，宗本亦作向字，少章云當是尚字。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

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遡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

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秀大不平，遂

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

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瑯

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

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

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

字德真南陽潯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

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暘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甲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壅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使反口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

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 語林曰雷有
寵生恬洽

仇讎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

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又反崇竟不許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

望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

堅石初建為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讎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暮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

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歎曰奴輩

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

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

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

坑王本阮

宋本亦訛劉
劉明劉因
改作鄧

王本即下有必字

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璉善聞就愷宿

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

荅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

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璵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愷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昆王敦

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

丞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

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愷王雖愷王家亦

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

文武幹襲封燕王衛軍將軍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司馬氏謚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

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

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

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

世說新語

以文才司徒何充歎曰所謂文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脩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

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

忌因奪直兵參軍及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

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

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

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

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深以為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就更

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

相刻作桓

皆作非

非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

復測荅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

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

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

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

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

令於兒塘斬之

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詐襲之庾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

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

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孰王刻作孰

脩王刻作修

桓王本恒
穎王本穎
桓王本字

世說新語下之下

日中月二十八日南春校凡三口跋

傳是樓宋槧本是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
原張縯跋一篇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
跋上粘王履約還書簡帖書法極古雅紙墨氣亦
絕佳未知故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吾友蔣篁
亭曾有對校本考正尤多雍正庚戌四月雨牕校
畢時銘南城王入清落堂之左廂巖識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
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
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
清談唐初史臣脩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
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
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竝通
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弇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

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
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

袁本初印譌字更多後刷者得略脩校十之三四耳此亦依宋本開雕但
宋槧已有訛字必手勘數過方稱善本也

嘉慶甲戌二月得此本於玉峯書肆閏月送黃蕘翁假得沈寶研校本用硃筆
過校凡七日長洲吳嘉泰皆生甫志于露凝書屋

世說新語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尔雅
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
川王義慶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為此書採掇綜叙
明暢不繁而孝標一註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
訓詁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有袁本詔譌字更多後
刷者約略校補十之三四耳今此惜陰軒勘撫宋本
繙刻有明嘉靖乙未吳郡袁聚原序一篇又於萬曆
庚辰王世懋更加校誤一一更正並序其次行款字
數雖與宋槧小異上端增以墨批乙酉世懋於豫章
復校再記而偽字亦勘于今仲秋七月五湖吳樸堂
外翰攜來潯溪汪氏舊臧本余遂購之有印章曰吳

興陳銓上衡甫審定之記又伯弢父賜老堂印二圖
想必汪氏之前者藏書家印也冬月上浣復假得宜
園所藏袁氏嘉趣堂本止有原序一篇甫經長洲吳
嘉泰拔勘者熙艾於退公牕下靜心披校加以圈點
凡改誤及宋本偽字即於本字改正外又於下端註
明并依袁本補抄高似孫緯略又何元朗林語舊序
二首及長洲陸師道序一篇劉應登舊序一篇卷末
又補紹興八年癸亥廣川董弁跋又淳熙戊申新定
郡守陸游跋熙艾點勘凡十四日校錄諸本序跋前
後補足爰攷以記之云爾

光緒丁亥十二月潤陽戴熙艾謹識



